



□ 朱学东

“老徐啊？知道。听说他对我们武进每一家面馆都熟悉。”2024年10月7日晚上，在淹城与几位毕业于鸣凰中学的朋友聚餐，我想起老友徐宏杰也是鸣凰人，遂问朋友是否相识，朋友说了这样一句话“对武进每一家面馆都熟悉”，这也是我和老徐相识早期的直观印象。

多年前，武进商务局与在京跨国公司代表于北京联合搞了一次活动，我也应邀参加了。当时，主办方用我的《江南旧闻录》作为伴手礼，送给获奖嘉宾。老徐当时是武进商务局的代表。那次活动之后，我和老徐联系多了起来。后来我每次回家探亲，老徐都联系我，问我何时早上有空，有空他就请我品尝武进各地的面。他说请我喝酒他排不上，只能请我吃面。从我的文章中，知我喜欢吃面。

于是，那些年我回武进的周末的早上，只要有空，老徐便开车带着我，从坂上到雪堰桥，从何留到遥观，从湖塘到卢家巷……老徐带我吃了一家又一家面馆。每家面馆风味不同，水平各异，而我却从中品出了故乡的味道，充满温暖善意的人情世故。同时，这些面馆也给我写故乡的味道，提供了素材，我后来写了多篇武进面馆的文章。去吃写过的面馆也有便利，比如何留的春秋面馆，我北京的朋友去吃面，老板娘一听说是北京朱老师的朋友，立即说免单，其实我也不认识老板娘，老板娘也不认识我。

和老徐熟悉起来后，知道老徐也写故乡美食。我们俩没有因为同行而成冤家，相反，我们俩之间，经常分享我们对于故乡餐饮的看法，尤其是在我回忆故乡餐饮的时候，有疑惑之处，常向老徐请益，他总是不吝赐教，他在故乡，对故乡旧物比我更熟悉。甚至，他还给我分享了自己收藏武进前辈关于本乡美食礼俗的历史文献。老徐喜欢收藏常武地区乡邑前辈的作品，尤其与饮食相关的，比如洪亮吉、伍稼青等前辈的，他在这方面颇有研究。读老徐分享给我的他的作品，让我受益匪浅。比如，我后来重写蚕豆，引用乡邑前辈大诗人洪亮吉的故事，即来自老徐的分享：嘉庆五年四月，洪亮吉获赦准归，自伊犁返程至清河，正是蚕豆上市季节，他叫仆人采来蚕豆与蒜薹同烧，“虽止一肴，宛然里中风味也。”

“虽止一肴，宛然里中风味也。”这句慨叹，即使在交通物流迅捷便利的今天，于我这样客寓异乡的人，每品到故乡的味道，都会有此慨，何况交通不便的洪亮吉时代！“江乡风味，渐燕笋登盘，刀鱼上筯，忆著已心醉。”洪氏之慨，与他的老友有清一代大诗人黄仲则雪夜病寓法源寺，朋友去看他，

黄氏想到故乡已是早春的“燕笋刀鱼之思”，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

对于故乡最经典的怀旧，来自对故乡味道的记忆。不独常州武进的洪亮吉、黄仲则，更久远的如留下不朽传说“莼菜鲈鱼之思”的松江张季鹰；今人如1949年后流寓台湾的杭州作家王宣一，她写两岸解禁，开放探亲，自己没打电话没写信跑杭州姑妈家，表嫂手忙脚乱端出两只加糖的水溏蛋，以及父亲有了孙儿，从不下厨的父亲给儿媳做了两只水溏蛋，没几个字，平铺直叙，却是40年家国，全在这两只故乡的水溏蛋里，熟悉水溏蛋风俗的我，读着几欲落泪。我们常武地区流寓台湾美国的前辈学者作家伍稼青、王琰如等，他们文章中提到的故乡美食，虽然轻描淡写，其实都有一种刻骨的乡愁。一如20世纪伟大的诗人W·H·奥登在为朋友饮食作品写的序言中，所引林语堂的说法：“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童年的味蕾。”

谁又能真正忘却童年的味道！

当然，乡愁不仅是如伍稼青、王琰如、王宣一般那种去国离乡的哀愁，也有生活方式不再的痛楚和留恋。常武地区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达地区，对农耕时代传统生活方式的格式化最为迅捷普遍，我们这代人曾经熟悉的生活，及风俗习惯，一些已经消失，一些正在消失，还有一些必将消失。而与气候风土及生活方式相关的饮食习惯，也因此发生了新的变化。一如我，随着故园消失，不仅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不再，就连熟悉的味道也渐次消失，那些曾经令人艳羡的自家栽种的大头青、青蒜、菠菜、茼蒿、蚕豆、茭白、长豆、苋菜，那曾经生长了超过40年的本韭，那些铁锅蒸煮的米粉团子，自家酿制的米酒……再也未见。从此得仰赖朋友情谊，商业的便利……但是，永远消失的不仅是夜雨春韭的雋永场景，还有李渔《闲情偶寄》中对蔬食品评的那些标准，那些本来就是我们的日常，如今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在读过的徐宏杰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里，都能读到这种乡愁的味道。不只是味道，还有刻骨铭心的感觉。尽管我和老徐经常同题为文，我们的写作的方向，还是有差别。老徐偏向白描实录，以及具体做法考证，甚至还有如何保留推广；而我，则偏向对消失的生活的记录和念念不忘。但归根到底，我们都有对充满烟火气人情味的生活的实录和怀想。

传统中国的美食，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富贵而有美食，从《诗经》所录，到后来的《闲情偶寄》《随园食单》，甚至唐鲁孙、梁实秋、蔡澜一

路，都离不开物产丰饶、生活富贵、人文荟萃，是豪门望族的美食，一如今天的高堂大屋之食；一条即是穷家活，从杜甫、陆游诗录而朱橹《救荒本草》、李时珍《本草纲目》，到汪曾祺一路，都是充满烟火气的普通人食物，救荒之物（当然不只植物）成为美味，也得托庇时之变，没有政治的清明、生活的富足，救荒之物就永远不会变成普通人餐桌上的美味，而只会是填肚之物。常武地区，恰恰这两条路径都有，既有物华天宝富庶繁华簪缨世家造的各种水陆空珍馐，也有因政治摧残压迫穷家巧妇从救荒活命之物托时之变发展出的家常美味，比如老徐喜欢的我弟弟做的各种下水肚窠……

老徐有心，以自己的笔将这些饮食及其传承故事具体做法详尽记录下来，也因此有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既有市井小吃，也有水乡风物，当然也有本地前辈名家话本地美食，及饕餮逸闻；有曾经流行如今不彰的本地美食，如常州菜饼，也有如今仍然流行的本地美食的考证，如豆豉饼等。老徐从饮食名称考辨，到制作方式，到传承，到哪家好，当然也有异地同种之比较，都有自己的详尽考证。这不仅是对消失和正在消失的食物的追忆（消失是随着村庄街镇因现代化工业化以及新时期法律和文明要求消失一起的），也有对本地饮食文化、名家与饮食故事的记录，以及当下乡村街巷美食的记录，不是攀附富贵名人说法大酒店做法，而是注重烟火气和人气，极具亲和力与接近性。

这些年来，老徐的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在《武进日报》上（早年，我的“江南旧闻录”系列也曾在《武进日报》副刊发过），不仅成为本地美食向导，也提醒了本地饮食业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我是很赞同这种方向的），更有类似乡邑前辈伍稼青的功德，填补了当代常武地区美食文化和民俗研究的空白，极具饮食和民俗学的文献价值（旅台武进籍学者东吴大学教授伍稼青先生所著《武进礼俗谣谚集》《武进食单》《武进民间故事》等书，填补了常武地区民国时期民俗研究的空白）。

老徐的这些文字，恰如悍将忆旧老僧听雨，白头宫女话玄宗，都是常武地区普通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和生活印记，文字本身即可为佐酒之物。每次读到，口舌生津之外，也生故园之思。

如今这些文字结集为书，也是我一直鼓励和希望见到的。书名《平生最识里中味》，最是与这些文字及文字背后的生活相契。老徐嘱我为序，虽非名流，亦非专业人士，但作为一个江南家常美食的资深爱好者，路边美食达人，老徐的食友酒友文友，遂斗胆涂鸦。方家一笑。

二爷爷

□ 付春兰

14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二爷爷。关于二爷爷这个人以前只在爸爸嘴里听到过。直到7年前，二爷爷突然在85岁这一年被送回老家，之后就在我家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8年。

我还清楚地记得二爷爷被送回来的那天的情形。放学回家发现屋子里有很多陌生的面孔，两个老人、两个中年男女；在屋子的角落里还大包小包地放着很多行李。他们是谁？从哪儿来？来我家干什么？我脑子里冒出很多问号。妈妈把我拉到一边，郑重地告诉我，这位老人是我爷爷的兄弟，她和爸爸已经答应赡养这位二爷爷了。全白的头发和胡子，布满皱纹的深陷的无肉的两颊，内凹的布满忧伤的眼睛，悲凉而哀愁。这是二爷爷给我的第一印象。透过那双眼睛，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突然回来的二爷爷经历了很多事。

后来我才知道，和二爷爷一起回来的是他的女儿和女婿。二爷爷一共有两个孩子，大女儿远嫁安徽，小儿子碌碌无为，好吃懒做，一直在外漂泊，至今没有回来过，由于儿子无力赡养老人，所以很早就被女儿接到安徽去了。这次突然回来，是因为儿子在外地突发疾病去世，女儿家也出了变故，所以才不得不把他们送回老家。和二爷爷一起回来的还有二奶奶，但她并没有和二爷爷一样选择在我家住下来，她去了养老院，在养老院待了2年多便去世了，她的女儿也没有回来参加葬礼，后事是我爸妈掏钱办的。

刚开始住下来的时候，二爷爷总是以一个“客人”的身份和我们生活，他提过要一个人生火做饭，觉得那样“方便”。也经常悄悄地买些饼干放着，饿了就吃饼干充饥，好几次我妈叫他吃饭他都吃过了，奈何他“演技”太过拙劣。为这事我妈还“凶”了二爷爷，不准他再吃饼干充饥。

就这样，二爷爷在我家住了下来。起先他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后来他怕我们不方便，便提出在我家房子的旁边盖一间小房子，他在那儿住。那儿以前是二爷爷老房子的地基，由于常年没有人居住，木质的房子都垮了，变成了废墟。我和妈妈都不明白为什么二爷爷执意要在那儿盖个房子。爸爸说：“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开始怀念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垮掉的那个老房子是二爷爷

年轻的时候自己一点点建起来的，可能这就是叶落归根吧。”我想这大概也是二爷爷选择不去养老院的原因吧！

冬天，二爷爷突然病倒了，死活不肯去医院，怕花钱，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可以扛过去。最后我妈请了好几个邻居才把他硬送到医院做了检查。回来他也老念叨问我妈花了多少钱，我妈宽慰他说：“有医保花不了多少钱。你身体好好的，就是给我们省钱了。”

我家赡养二爷爷，在村里还惹出了许多风言风语，爸妈饱受周围人的争议和不知情人的猜忌。有人说我爸妈答应赡养二爷爷肯定是她远嫁的女儿答应给什么好处，也有人肯定二爷爷死去的儿子留下了很多财产，我们家觊觎，还有人说是我爸妈想博个好名声，其实老人在我家不知道要受多少罪……什么样的传闻都有。甚至当时我在镇上读书，我同学都知道这件事。听到这些传言，爸爸自然是气愤的，妈妈宽慰他：“不管旁人怎样说，自己问心无愧就好。”

这些谣言，也在之后相当长的日子里一点点不攻自破。二爷爷的女儿从把他送回来的那天起就再没有回来看过他，甚至一通电话也没有主动打来过，有时给她打电话，还会不耐烦地挂掉或者直接不接。有时候二爷爷想她了，我妈才不得不厚着脸皮打电话过去。听到那些不实传闻，二爷爷即使说话已经不大清楚，也会和别人争论不休，说他们冤枉好人。

二爷爷的儿子早已去世的事情，大家一直瞒着他，但其实二爷爷早就知道了。有一次闲聊的时候，他突然泪眼婆娑地说：“如果小贵儿（他儿子的小名）还在，今天就48岁了。”他把头埋得很低很低，一种难以化开的悲伤包裹着他，我看不到他那张脸上的情形，只觉心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很痛很酸……

93岁的冬天，二爷爷终究还是没能挺过去，他走得很安详。生前住的那间屋子我爸一直保留着，每年过年依旧贴上对联、窗花，总不忘在忌日时给他烧些纸钱。

我不相信神，但希望有来生。希望在下一世里，二爷爷一家人又重新找到了彼此，能平安地生活在一起。



《斜晖树影》 钱新明